

申報月刊社叢書第七種

申報月刊社

創作小說選

第一集

席間

葉聖陶

「美國和俄國近來怎麼樣？」鄭重的聲調，探索的眼光注定在對方作倒U紋的眉心。電類扇嗡嗡，好像在夢裏。一個蒼蠅敏捷地停歇在玻璃杯口，想嘗嘗檸檬汽水什麼味道；但是，不等那幾個給捲煙薰黃了的指頭拂過，牠又飛到窗沿上觀賞大上海的夜景去了。

「大概接近了一點吧，」是倒U的全部的答案。

這邊探索的眼光也就表示出頓開茅塞的歡喜；同時嘴裏幾乎要說出來，「若不逢國際情勢專家，安得聞此言也！」

「客來，」白衣的茶房引進來禿頂的中年人。

那進來的人對於自己的不戴草帽似乎不能釋然，他一壁脫長衫，一壁感歎說：「只怕全是日本貨！」到這里他纔想到還不曾提明話題，便接上去說：「剛纔去買草帽，走了四家舖子，終於

沒有買成。他們都說是國貨，看牌子的確沒有半個日本字，但是那裏斷得定呢！不戴草帽也行，讓太陽曬着也是健康之一道。」他撫摩着禿頂坐下來，眼光正射到挂在壁上的誰的新草帽，便又指着說：「像這一種，麥稞瓣這樣闊，色澤又白得利害，恐怕也靠不住。」

新草帽的主人也就是今晚宴會的主人感到淡淡的不舒快，他辯解說：「我想也注意不了這許多，只得信任店家的話。他們說這是國貨，我就買了。」

「唔，」倒口嚴肅地點頭，好像對於主人的主張表示同情，但也像對於國際情勢突然有了新的解悟似的。

「聽說子衡要到××大學去，」禿頂放棄了草帽的話題，另外引起一個端緒。

「是呀，」主人這纔覺得高興，他望着放着銀杯牙筷和四盆水果的席面說，「所以請幾位朋友來同他敘敘。」

「那邊欠薪不欠薪？」

「現在已發了五月份的五分之二，」倒口搶着回答，可知他所關心的不單是國際情勢，至

少他還搜集着各大學發薪統計表的材料，「聽說那五分之三本月底也可以拿到。」

「那倒還好，並不是完全有名無實的，」禿頂說着，欣快地燃一枝捲煙，就讓牠黏着在脣間。「的確，」主人站了起來，「大學的真實意義就在發得出薪水，維持一班教員的生活。如果辦不到這一層，便毫無意義，不如關起門來的好。」

倒U的眉心更加皺了起來，成爲五六個重疊的倒U，他乾咳一聲，似乎關照別人自己將要發表意見了，但終於把意見嚥了下去。

禿頂卻接上說：「這個話再痛快不過。爲教育，爲文化，只是會場裏或者宣言書上纔用得到的話。實際上，有名無實的教授誰高興當。去年秋季，我在××，一個月不發薪，兩個月不發薪，我打聽明白，就是加入索薪團也沒有用處，我就跑了回來。」黏着在上脣的半枝捲煙將要掉下來了，趕忙用下脣托住，吸了一口，又說：「只有小陸，儘蹲在那里，直到今年。他自有他的道理；他不比我們，他在國內大學讀書也沒畢過業；這樣，他可以混到一個資格，再到別處去時，堂而皇之是前××大學教授了。」

「聽說小陸很有點傻幹的勁兒，」主人立定在禿頂的前面，「他整天地查書編講義，他的科目是什麼呀？——想不起了，總之很生僻的。」

「叫做敦煌的佛敎藝術。那一個大學裏有過這樣的科目！」禿頂把煙蒂吐在地上，一腳踏滅了他也站了起來，說：「他還有奇怪的主張呢。他說按照書本子教課的不配當大學教授，書本子應該讓學生自己去看。他說大學教授要把自己的研究心得講給學生聽，猶如乳母，不把現成的食品餵嬰兒，卻給喝自己身上的乳汁。你想，每天上課鐘要敲六七回，每敲一回就有若干教授要去上課，如果課課有研究心得可講，他們不會著書立說去抽版稅麼？還當什麼『欠薪』『索薪』的教授？」他的頭頂反射着漆器似的光，因為頭部顫動，那光也閃爍不定。

「這完全是理想主義，」主人帶笑說。「就是西洋，這樣的教授也未必多吧。」

倒U暗地窺着一下左腕的時錶，左手就順勢按摩下頷的鬚鬚根；他說：「理想主義碰到了唯物史觀，就被打得粉碎了。」

「不錯。小陸到用完了太太的一點錢的時候，到非有一塊半現錢一點鐘的收入來維持生

活不可的時候，就什麼功課都要馬馬虎虎教一下了。這就是唯物史觀打碎理想主義，哈哈！」

禿頂愉快地坐到原座上，又燃着一枝捲煙。

「現在什麼都是唯物史觀，有趣。」主人開始溫雅地踱步，但眼光不免連續地向門的方面溜去。

「不但現在是，而且一向都是，」倒U修正主人的話。

「是的，」主人站到倒U的前面，「有人用唯物史觀研究過易經和詩經了。不知道好不好。」

「那大概……」又是「大概」，以下在推敲中。

一陣的皮鞋聲響，閃進來五個人。室內的空氣轉變了，白衣衫在燈光下晃動。

「你們怎麼一同來的？」主人招呼大家靠牆壁坐，普遍地問：

「我們又了八圈，纔一同來的。」大胖子說着，環顧一下，檢閱到場的人物，「沒有別的客了吧？何不就此坐下來，我們開圓桌會議。」他把餐桌左旁的一張椅子拖開，讓自己的大身軀無礙地放上去。

不等主人延請，各人一擁地揀定了自己的就餐的座位。主人就只賸高聲喊「喂，來菜吧」的義務了。

「你們又了八圈，」禿頂玩弄着牙筷說，「誰勝利的？」

「三家輸，」大胖子扮一個愁苦的臉相。「子衡獨個兒贏，他動身的盤川不用自己會鈔了。」

「哈哈！」子衡的笑聲乾而脆。「你們知道我將到一個不能立刻拿到薪水的大學去，所以捐助我一些，以壯行色。」

「這個月底，那邊五月份的可以發清，推算下去，你要到十一月裏纔拿到錢呢，」倒U嚴峻的臉上微微蕩漾着熱情。

「這怎麼行！」子衡立即接上說。「今天的飯能等到十一月裏喫麼？他們同我約定了，開學後一個月內至少可以拿到六折的薪水，我纔答應去的。」

「這就好得多了，」倒U感愧自己的知其一不知其二，就用右手支着額角，重又研索他的國際情勢。

「我是準備好了，拿六折的薪水，教六折的功課。」

「六折的功課，哈哈！」幾個人差不多同聲說。

「怎樣是六折的功課？」主人感到趣味，直望着子衡發問。這時冷盆已經擺齊，酒壺也送到了面前，主人就端起酒壺斟酒。

酒杯一齊舉了起來。辨嘗酒味的哂嘴聲。密集的牙筷破壞了四個冷盆的構圖。

「六折的功課是這樣，」子衡放下酒杯說，「採用現成書本不編半個字的講義，還有，早退十分鐘。」

「好精明的打算！」

「不打算不行呀，」子衡坦白地解釋，「我還得留下工夫來寫一點稿子，賣錢。」

「然而大學生總要促迫教授編講義，」禿頂滿臉的經驗，「他們將來教中學，或者也是教大學，只消把講義重印一遍，就算是自家編的了。」

「對於我，」子衡用斷然的口吻說，「無論如何促迫都沒有用。去年，××的學生每禮拜向

我說，『請編一點講義吧！』我聽得討厭了，老實不客氣告訴他們說，『我是一塊二角半一點鐘，每一課不缺席，也就天地良心了，你們還要要求講義麼！』嚇，他們倒沒得說了。」

「我來講一隻講義格故事撥僚篤聽，」瘦臉的蘇州人捉住了機會，放下了已經送到嘴邊的一隻『鳳爪』說。「一日子搭，老胖氣咻咻格剛剛上完課，」帶着笑意的眼睛斜睨着大胖子，其餘的幾隻眼睛也就不自主地轉了向，同時大胖子的臉就紅了起來。「一個學生拿撥俚看一本稿子——文學概論，說是自家做格，要請老胖指教指教，還要做一篇序，老胖一看，氣得來口亦開弗出哉；原來就是老胖格講義，不過換子幾個虛字，『假若』換子『如果』，『縱令』換子『即使』，諸如此類。但是俚弗好意思說『僚爲啥鈔我格講義！』只得點點頭受領下來。一受領，彷彿答應哉；學生就今朝來問，明朝來催，玩得老胖曬法，到底替俚做子一篇序。序裏說格本書那哼好，才是作者格心得，研究文學格人讀子決弗會上當。老胖拿格篇序撥學生，同時拿稿子還俚叮囑俚說，『我格別格講義自家還有用，請僚讓我保留子吧。』僚篤想想看，口氣幾化可憐。」

「哈哈，講義的綁票！」禿頂的聲音好像在那里爆裂開來。

蘇州人搶着說：「我還嘸不講完來。」現在格本書出版哉，作者自序裏廂說：『乃蒙我師獎讚，爲之作序，感媿無已。』真是其味無窮格說話。」

「哈哈，」殘留着食品的嘴一齊張了開來。

「不過署了他的名字罷了；人家讀到的總之是我的心血，這就好了。」大胖子表顯得同彌勒佛那樣與世無爭。

「你也只好說這聊以解嘲的話了，」倒U當心窩刺他一針。「但是你得想想，版稅是由他拿去了。」

「我的『不編講義說』益發有理由了，」子衡揮手，促起大家的注意；「這樣綁匪橫行，講義還編得麼！」

在一陣「不錯，不錯」的聲浪中，主人想起了自己的責務，就把杯子舉過眉毛，隨和着說：「不錯，不錯，我們喝酒吧！」

酒接連地向喉嚨頭灌。牙筷與銀匙差不多在桌面上交戰。話語錯雜在咀嚼和吞嚥的動作

中間。就是這麼一席的人和他們所佔的空間凝成一個具足的世界；同時另外的世界裏正在發生什麼事故，卻比夢境還要渺茫。

「××的風潮完事了吧？」

「不清楚，好像報紙上不提起了。」

「××的風潮究竟爲着什麼……」

「鐘點之爭……」

「老顧有信來麼？」

「有信。他說只希望日本人不要擣亂，讓他安安舒舒在北平住三兩年。」

「『布爾』的思想應該……」

「日本人真會擣亂平津麼？」

倒U覺得責無旁貸，按着太陽穴整備作答；卻給蘇州人占了先。

「格格落裏說得定呢？——說起北平，真是好地方。一年到頭喫弗盡格水果。西山，頤和園，三

海，三貝子花園，再亦白相弗厭。——長久嬾到北平去哉，幾時要去一趟來。」結末轉爲喃喃的獨語。

「你們知道麼，老顧最近離了婚又結了婚？」

「大家都離婚再結婚，」大胖子故作憤激的口吻，「好像不這樣不配做人似的！」

「何必妬忌，你也同你的太太離婚好了。」

話題一觸着男女問題，這個具足的小世界裏又填充了無量的歡快空氣；每一張臉忘我地笑着，每一顆心突突地躍動。

大胖子用上排的牙齒扣一下下唇，這纔耐住了笑；他含羞地說：「我倒真個不想呢。」

「是當今少有的道德家！」

「俚弗想，就說俚是道德家，我倒有點弗大佩服。嬾怕去尋新格對手，省得嚕囉，索性弗想哉；大塊頭，我猜得對弗對？」

「那里，那里！」

「兩種方式！」禿頂突然有了驚人的發明，把聲音搖曳着。「離婚與結婚，一種方式；結婚與戀愛，又是一種方式。」

「那哼叫結婚與戀愛？」蘇州人感得趣味，像對着鮮美的食品，眼睛骨溜溜地望着漆光的禿頂。

「一方面，同着太太，結婚；他方面，還有個戀人，戀愛。這就叫結婚與戀愛，有什麼難懂的？」禿頂猶如宣讀了得意的論文，沈靜地等候聽衆的讚美。

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……」這代替了讚美的鼓掌。

「還有一種方式呢。」

笑聲的浪潮給這冷然的一句壓住了。

「這種方式可以叫做結婚與剿匪。」

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……」笑聲的浪潮比先前更高更洶湧了，整個的具足的小世界差不多沈沒在裏頭。

「土匪那邊也有，」子衡的聲音軟媚而模糊。「我已經打聽明白，是樸素而頗有實惠的傢伙。」

「喔，」大家微有詫愕的感覺，但也混和着莫可名的羨與妒，在尙未登程之先，便預計着這等事情，世間還有比子衡更周密的人麼？

「入邦問俗，古之道也，」主人唱着古文的調子。「喂，再來酒！」

「不要喝酒了。今晚該有點餘興。」

「什麼餘興呢？」主人雖然七分醺，仍不忘自己正處於主席的地位。

「我說還是到老地方去吧，」蘇州人眯着眼直望窗外幾處「年紅」光一明一滅，在暗空寫着大字，招呼那些優裕的消費者。

「我們惟總司令之命是聽呀！」各人心頭湧現着一個可愛的「老地方，」各人心頭癢癢地盼念着另外一個快樂場面的開幕。

吸煙。喝茶。喫小塊的蘋果和梨。圍坐的人開始起立，穿長衫。桌面上，雜亂的器皿裏盛着殘餘

的流質和動植物的屍體，有如一具戰場的模型。

主人輕捷雅致地付賬，客人全像沒有看見，只是談說着「老地方。」及見主人已經完事，纔帶着微妙的興奮心情互相催促說，「去吧，去吧！」

白衣衫疊連地閃出門去。

電風扇依然嗡嗡，好像在夢裏。

夜

穆時英

哀愁也沒有，歡喜也沒有——情緒的真空。
可是，那兒去哪？

江水嘩啦嘩啦地往岸上撞，撞得一嘴白沫子的回去了。夜空是暗藍的，月亮是大的江心裏的黃月亮是彎曲的，多角形的。從浦東到浦西，在江面上，月光直照幾里遠，把大月亮拖在船尾上，一隻小舢板在月光上駛過來了，搖船的生着銀髮。

江面上飄起了一聲海關鐘。

風吹着，吹起了水手服的領子，把烟蒂兒一彈彈到水裏。

五月的夜呵，溫柔的，溫柔的……

老是這麼的從這口岸到那口岸，歪戴着白水手帽，讓風吹着領子，擺着大褲管，夜遊神似地，

獨自個兒在夜的都市裏踱着。古巴的椰子林裏聽過少女們叫賣椰子的歌聲，在馬德里的狹街上瞧披繡巾的卡門黑鬚上的紅花，在神戶的矮屋子裏喝着菊子夫人手裏的茶，可是他是孤獨的。

一個水手，海上的吉普西。家在那兒？哪兒家呵！

去罷？便走了，懶懶地。行人道上一對對的男女走着，街車裏一個小個子的姑娘坐在大水手的中間，拉車的堆着笑臉問他要不要玩姑娘，他可以拉他去……

哀愁也沒有，歡喜也沒有——情緒的真空。

真的是真空嗎？

喝點兒酒吧；喝醉了的人是快樂的——上海不是快樂的王國嗎？

一拐彎走進了一家舞場。

酒精的刺激味，側着肩膀頓着脚的水手的舞步，大鼓吡吡的敲着炎熱南方的情調，翻在地上的酒杯和酒瓶，黃澄澄的酒，濃冽的色情……這些熟悉的，親切的老朋友們呵。可是那粗野的